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五、深林重晤素心傾

妻、秦諸俠因公亮久出未歸，本在盼望，見他騎虎歸來，聽公亮說完此行奇遇，俱都驚奇。弟兄四人聚了兩日，公亮苦念虎女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又因西山土人受惡霸巴永富凌虐壓榨，苦難越深，便和妻、秦諸俠商計，目前時機未到，還有好些顧忌，谷中地土又少，難容多人。好在近年豐收，所積糧食越來越多，怎麼也吃用不完。還有許多珍貴的藥材獸皮，意欲釜底抽薪，運往西山，暗中接濟那些負債太多，受害太甚，情勢危急的苦難土人，暫保一時，免受惡霸鞭打殺害。等到時機成熟，巴賊所請有力黨羽連同另一坐地分贓的土豪全數聚齊，然後下手，一面通知土人，使其互相聯合，到時裡外夾攻，將這一些萬惡的兇人一網打盡，重登樂土。

妻公明與秦氏兄弟因覺公亮膽大心高，性剛嫉惡，見他常往西山，早防路見不平，孤身犯險，再三勸其慎重。接濟土人雖是好事，最好不必親身前去。公亮本就覺著那些土人窮苦可憐，內有多人非救不可，並還答應過人家，不願使其失望。

又因和虎女見面回來，便時刻在念，如非遠道初回，恨不能第二日便趕了去。知道鐵漢與之相識，並到虎女洞中去過，急於往尋鐵漢，探詢道路，托其先容，並往林中守候，如何肯聽？勉強又待了一日，執意非去不可。

公明見兄弟這次回來常時低頭尋思，悶悶不樂，問又不說。因和虎女英俠異人業已結為兄妹，公亮素來不近女色，先未想到別的。見勸不聽，表面應諾，卻另打了主意。公亮一走，公明、秦真便暗中跟了下去。因恐警覺，沒有走近。見他果是先尋鐵漢，並將所帶獸皮藥材由鐵漢相助，分送一些窮苦土人。

又將後面村人送去的食糧藏向東山境內山洞之中，托鐵漢和幾個膽大心細的土人隨時周濟貧苦。跟著便去森林打獵，並無異狀，也未過界去往惡霸莊中窺探，夜來便由鐵漢作伴，同住藏糧食的洞內。

秦真覺著無事，便勸回去，或將公亮一同喊走。

公明笑說：「你不知三弟的性情。我們連來數日，見無動靜，便當無事，我看不然。以他天性為人，決不會守在山洞之中久留不歸。我們沒有近前，沒聽出他二人所說何語，還難定准。以我看法，非有事情不可。也許時機還未到，在此等候，否則，他救濟苦人的事業已辦完，做得又極乾淨穩當。既不打算激怒巴賊，還留在這裡作什？此時如與明言，非但不說實話，一個不巧反倒激出事來。七弟如其不信，只有耐心，常來窺探，必能看出為了何事。」

二人說完，見天不早，也就趕回。恰巧香粟村左近又有猛獸出現，連打了幾天獵，二人均未前往。這日談起公亮守在兩山交界不肯回來，必有原因。公明要主持打獵，並教村人習武，無什閒空。又去了好幾天，還在當地野宿了兩日，看出好些可疑。

兄弟又是說到必做的脾氣，走時之言多是托詞，斷定有事，但不知何日發生。三俠弟兄商計了一陣，因秦真年紀較輕，是小兄弟，公亮和他最好，武功也高，話說得進，遇事還能勸解，便改由他一人前往。

秦真最是關心公亮，未去以前早就想到。以前同往打獵，巧遇巴賊之妹柔雲，和另一名叫林蓉的少女。公亮回來，曾有這兩個女子生在巴賊家中未免可惜之言，可是後來從未提過。中間雖曾去過好幾次，看那神氣不像有力而去。如何這次山外回來改了常態，莫非為了巴家這兩個女子之故？

因知乃兄公明性雖滑稽玩世，人最方正，未敢明言，單人前往，正好相機而行。當時起身趕去一看，事真湊巧，公亮這日正和柔雲一起，坐在山石之上說笑。林蓉好似有心隱避，去向一旁，在彩山果。鐵漢也未在側，不禁生疑。心中有氣，候到人散，仗著雙方交情深厚，意欲婉言勸解。

大意是說：天下美女子甚多，惡霸家中有什好人，至少也有一身惡習。我香粟村無論男女老少都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勞逸相當，分工合作，遇到良辰佳節也是大家同樂，像惡霸那樣呼奴喝婢，窮奢極欲，決辦不到，看去也不順眼。三哥英俠之士，何必染此禍水？

公亮知他誤會，但又不願明言心事，聽完哈哈笑道：「七弟蒙你好意正言相勸，但你三哥還不是那樣下流的人。即便我有家室之想，對方也要是我萬分敬愛、除此無二的巾幗英雄。我不過向來面軟，人家好意看得我重，這兩個女子本性不惡，處境又頗可憐，巴賊積惡如山，早晚玉石俱焚。」

「心想二女無辜，那名叫林蓉的心高命苦，從小孤露，寄居賊家，畏賊如虎，急於自拔，苦於機會。昨日不是因她背人悲哭，向天求告，我聽了於心不忍，告以機宜，還不致與賊妹相見。她們常往林中打獵，我也在此有事，自然難免當時相遇。巴賊雖然可惡，雙方並未破臉，人家好好說話，不能不理。」

「便是巴賊此時相遇，以禮問答，也無使其難堪之理，何況兩個女子。請告大哥五弟，我雖有事在此，想要救濟這些土人，不成無歸，但還不會給諸位弟兄丟人，放心好了。」

秦真聞言，無可再說，半信半疑，在洞中住了一夜，鐵漢竟未見面，幾次設法探詢，公亮正在氣悶頭上，見他疑念未消，心中不快，二人幾乎越僵，秦真知其性剛，當時不便再說，第二日假說回去，暗中偷看，公亮又和二女一起說笑，並還同獵，接連三日均是如此，好生氣悶。

公亮口齒犀利，前夜話已說完，再往下說必傷兄弟情分，只得負氣回去。哪知公亮每日在林中癡心盼望，想見虎女；虎女也常去林中窺探他的動靜，但未露面。秦真負氣剛走，二人便見了面，只要晚走一天便可看到，少出好些事故。

原來公亮日前先尋鐵漢問路，不料去遲了一天，鐵漢前一日便得到虎女囑咐，不令明言，只得如言推托。因知公亮為人義俠，最所心折，雖未照直全說出來，卻說了许多難處。公亮那日在森林中騎虎急馳，也知路太難走，又見鐵漢口氣吞吐，心疑虎女所教，雖然相思甚切，素來性做，不願勉強自屈，也負了一點氣，心中又放不下。

暗忖：我如一定設法尋去，未免無丈夫氣骨。她既常來林中窺探，守在此地，早晚必能遇上。因和鐵漢彼此投緣，鐵漢又是虎女之友，相識在前，愛屋及烏，更想打聽虎女為人動靜，常留鐵漢同住洞中。相思太切，每見必談。鐵漢粗人，雖覺好笑，因想公亮教他武藝，甚是恭順，並代去向虎女探看何日出來，反被虎女說了好幾句，也未如願。

公亮每日均往林中守候，不料虎女不曾見到，卻與柔雲、林蓉相遇。柔雲以前曾和公亮見過，彼時已覺對方少年英俊，心生好感，匆匆一見便自分手。因是從小生長深山，平日所遇不是那些蓬頭垢面、終年勞苦呻吟的窮苦土人，便是乃兄已永富結交的那些土豪惡霸、綠林大盜和所養武師打手，一個個神態獐惡，舉動粗野，再不便是獐頭鼠目，鬍眉詭笑。

每當春秋佳日，置酒縱飲，這些人便互相叫罵，烏煙瘴氣，亂成一片，酒肉之氣熏人欲嘔，休說與之接近，看都討厭。就有兩個年輕生得秀氣一點的，也都油頭粉面、假裝文雅，一見年輕女子便失魂落魄，做出種種醜態。平日以為都是人類，和兄長來往的上上下下人真不少，如何都是這樣討厭？性情又都這樣凶橫殘忍？如其山外的人都是如此，情願終身不嫁，也不能與這樣凶橫強暴的人結為婚姻。

近年又聽林蓉背人密勸，說她從小便隨乃姊奔走江湖，雖然年幼無知，所見好人甚多。內中也有不少綠林豪傑，舉動只管粗豪，多半極講義氣，不肯傷害善良。對於窮苦的人只有憐惜，盡力救助。有那文雅安靜一點的，表面上決看不出他的來歷，哪像姊夫這裡的人，恨不能把強盜兩字寫在臉上，有的看去簡直像是惡鬼野獸，好似沒有一點人性。

在這一堆惡人當中，想要物色一個終身伴侶決辦不到。自來物以類聚，好人決不會來此。雲姊這樣才貌，失身匪人豈不可惜？柔雲本就厭惡這些狐群狗黨，巴賊先想在這些人當中選一妹婿，柔雲俱都堅拒。總算巴賊想起乃父遺命，妹子從小嬌慣，才貌又

好，所選的人本領雖高，不是年貌不甚相當，便是性情不投，難怪不願，也就聽之。

柔雲知道婚姻可以自主，決計自己暗中物色。第一次見到公亮這樣人品，少女天真，只管這樣好人從未見過，並未想到別的，心目中卻留下一個極好的印象。

及至二次相遇，正值公亮因聽林蓉背人悲泣，現身勸解，柔雲卻追逃鹿回來，見平日所想的人和林蓉一起說笑，女的面上還有淚痕。互相一談，才知那是東山諸俠之一，越發看重。因見二人相對情景似頗親切，以為公亮看中林蓉，先還有點妒意。轉念一想，至好姊妹各有因緣，暫時想開，回去偏是放他不下，第二日力勸林蓉再往一會。

林蓉聰明機警，早知她對公亮存有好感，昨日歸來又是悶悶不樂，明已生出誤會。暗忖：我此時未脫虎口，全仗此女隨時相助，萬不可絲毫生什嫌隙。何況此人昨日口氣，雖極同情我的身世，並看不出有相愛之意。

初見不久，男子心性無常，彼此尚無情感，性情為人均不深知，如何便可托以終身。雲姊才貌原好，又對此人垂青，如能就勢拉攏，使雙方發生情愛，雲姊定必感激，將來對我的事更肯出力，助我脫出虎口，豈不比謬托有情，徒傷姊妹和氣，一個不好還有殺身受辱之禍要強得多？

主意打定，聽出柔雲表面是想自己嫁與此人，再三勸走，實則自負才貌，心中不平，既想借此察看對方心意，到底愛誰，並有妒羨之意。當時也不說破，淒然答道：「妹子心比天高，命如紙薄，從未想到婚姻二字。昨日一時傷感，被姓婁的走來聽去，才說了幾句話，雲姊也就走回。人家固然無什表示，妹子也更沒有別的想頭。我只覺他對於雲姊似比我好，雲姊一定料錯。」

「不信，再見一兩次必可看出。萬一人真對妹子有什意思，妹子與他也不投緣，再說此時也談不到。雲姊好意，萬分感謝。但往見人之後千萬聽其自然，不可露出。男女婚姻最要自然投緣，稍微勉強不得。否則被人看輕，自己還要多受苦痛，何苦來呢？」

柔雲見她辭色淒婉而又誠懇，眉宇之間隱含幽怨，好生憐愛，已消了不少妒意。

及至回到村中，公亮果在當地，似因昨日聽說二女常往打獵，有心等候神氣。林蓉早已想好，見面談不幾句便借故走開，暗中偷窺公亮，對自己固是聽其自然，無關輕重；對於柔雲也似隨便說笑，無所用心。雖然有問必答，但極大方自然，目光不時望到別處，旁觀者清，覺著男子性情對於所愛的人定必全神貫注在她身上，不應這樣客氣敷衍，從容自然，行所無事。

果然談了些時，公亮起身，望了望天色，便推有事，告辭走去。走時並頗匆忙，也未和自己說話，只在相隔兩三丈處微笑點頭，伸手打一招呼，便往森林裡面走去。到了林中腳步便快，人影一閃不見，始終不曾回顧。

心想：他對柔雲如有情愛，不會沒有絲毫留戀。自己正想利用這段婚姻，不料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想起柔雲情熱性急，不禁暗中代她叫起苦來。柔雲偏對公亮一見鍾情，非但沒有看出風色，反而專往好處去想。因林蓉故意走開，公亮一言未發，也未朝她多看。雖然探詢過林蓉身世處境，並無表示，隨便一提，不置可否，反無別的話問得詳細。

對於自己卻是有問必答，人是那麼安詳謙和，落落大方，比平日所見賊黨好出萬倍。中間兩次要走，均被自己留住，一說即允。看他走時匆忙，分明有什急事要趕回去，因貪相見，不捨離開，又耽擱了好些時。越想越高興，所見恰是相反，誤認公亮有情於她，妒念全消。對於林蓉自更同情，認作自己的唯一心腹，先還恐她相形難過，不肯多說，後見林蓉不以為意，才露出自己心事。

林蓉知她人雖還好，不似乃兄兇暴，因是從小嬌慣，家庭環境太惡，染了好些刁氣。性情又暴，有她無人，其勢不敢說破。雖代愁急，先還想，聽柔雲所說，公亮口氣尚還未婚，柔雲才貌均是上選，少年男女也許日久情深，不過對方正人君子，不到時機尚無表示，還可有望。

第三日二女商定，林蓉先去查探對方口氣，柔雲到後再約對方同獵，看其背人時可有話說，林蓉原是借著機會，把前日向公亮求助的話說完，就便查探對方對柔雲是否有情。哪知公亮對於柔雲彷彿更淡，除力允自己遇機相助而外，並在暗中表示以後必須格外謹慎，不可對人多說心腹的話，事貴機密等語。

談到柔雲，微笑未答。跟著柔雲走來，說好三人同獵。林蓉不知柔雲昨日因防公亮愛上自己，說了兩句挑撥的話，致被公亮越發看輕，才有事實機密的話，到了中途借故避開。公亮便和柔雲一起打獵，始終言動自然，行所無事，柔雲見他說什麼是什麼，既未拒絕，也無表示，始終那麼大方謙和，和初見時神情一樣。先當對方正直光明，愛在心裡，羞於出口。

初會不久，又無邪念，故此無什表示，否則不會那樣誠懇聽話。非但沒有看出對方外柔內剛，一向對人謙和誠懇，只以禮來，從不肯使人難堪。因恐她年輕女子一心一意和自己親近，不好意思拒絕，又非在當地等人不可。始而沒想到柔雲對他鍾情，每日必去。柔雲又是初涉情場的少女，未免害羞，自尊心重，惟恐露出輕狂被人看輕。

公亮以前往來江湖，交友甚多，素無男女之嫌，只當彼此投機。又聽二女所說，惡霸莊中耳目所及均非善類，休說親近，連可共談笑的人都沒一個。難得見到自己這樣氣度端詳、允文允武的英俠之士，因而相逢恨晚，極願常見也是實情。二女貌美溫柔，對於自己十分看重，本心並不討厭。

山中風俗男女交往又極隨便，煩悶無聊之時，有人來共說談原是佳事。再想惡霸虛實好些不知，柔雲巴賊之妹，正好乘機探聽，遇到土人為難之事，力不能及，還可托她解救照應，因此又多一些敷衍。

過了幾天，漸漸看出二女每來，林蓉定必設詞走開，柔雲老是滿面春風望著自己，脈脈含情之狀，對於自己的家世近況，以前往來江湖有無投機女友經過，問得甚詳，好似十分關切。公亮何等聰明，自然警覺，知道對方業已鍾情自己，心雖暗笑，休說我並看你不上，即便雙方願意，香粟村那樣村規，無論何人均要自耕自吃。

只有首領，沒有奴僕；只有合作互助，從無不勞而獲的生活。此女出身惡霸家庭，這等日月先過不慣，如何可以結為夫婦？無奈對方用情頗深，樣樣慇懃，實在不忍使其難堪，表示拒絕，何況又有用她之處。偏巧虎女負氣不肯相見，索性不來也罷，偏又至多隔上一日必來一次，有時並還孤身深入，往西山境內救助那些貧苦上人，雖不與自己見面，每去必現形蹤。

彷彿童心未退，每天都來，偏不見面，看你如何。聽鐵漢口氣又非始終不見，分明有心相試神氣，並還指定相見必在林中，每日均要在此守候，不能他往。沒奈何只得敷衍下去。

這日秦真忽然現身相勸，心正氣悶。次日又往林中守候，並往虎女常去之處窺探。剛一入林，便見虎女獨坐平日守候的山石之上，似在仰面望天出神。兩隻大虎臥在一旁，想什事情。二次相見，虎女全身披掛，頭戴前有金星的虎皮帽套並加面具，白衣如雪。腰帶針囊弩袋，肩插雙劍，腳底一雙新制藤鞋。

通體淨無纖塵，臉被面具蒙住，雖看不見廬山真相，但那星眸炯炯，黑白分明，手腳頭頸之間微微露出雪也似白的柔肌。面具製作極巧，又只遮住臉的中部，形如絲網，五官多半露出在外，照樣皓齒嫣然，秋波瑩澈，瓊瑤微露，梨渦欲現。前額上再稀落落露出幾根秀髮，短才一兩寸，迎風披舞，越顯丰神。

比起那日霧鬢風鬟，長髮披舞，斜倚石床，膏沐不施，自然嬌豔之狀，別具一種颯爽英姿，萬方儀態，相思多日，忽然得見，驟出意外，萬分驚喜之餘，由不得心頭怦怦跳動，脫口喊了一聲「四妹」，正要奔上前去。虎女本在望天出神，聞聲側顧，只看了公亮一眼，並未回應。

公亮想起前事，見虎女沒有答理，心方一冷。忽看出虎女口角上似有笑容未斂，朝自己看了一眼，便將手一揮，旁臥一虎便往柔雲來路一面輕輕走去，只剩母虎仍臥在她身側。

知其有心相試，忙把氣沉穩，從容走近，躬身笑答：「那日蒙俠女厚待，萬分感謝。無奈身有要事，俠女又遠出未歸，以致不辭而別，諸多失禮，望勿見怪。」

虎女竟如未聞，斜坐山石之上，手摸虎頭柔毛，彷彿沒有見人在旁神氣。公亮料其氣還未消，有心做作，越看越愛，早把連日所想只見一面表明心意，從此管住自己，互相合力，救人除害的種種打算全忘了一個乾淨，心想：如非有心等我，她決不會來。

二次賠笑，溫言說道：「這兩日惡霸之妹巴柔雲常來此地，請雲俠女換個地方，容我負荊請罪一談如何？」

虎女仍是不理，公亮僵在那裡，先不知如何是好，仔細察看，虎女一手撫弄虎頸皮毛，偏頭看地，雖然不理，並無怒意，忍不住又道：「我已請問數次，自信那日並無開罪之處。真要嫌厭，容我把話說完，告退如何？」

虎女方始回眸笑道：「你在和誰說話呢？」

公亮見她微笑嫣然，皓齒朱唇，嬌豔欲絕，越發心動，斷定故意戲弄，接口笑道：「我已說過三遍，俠女均未理我。」

虎女笑道：「我好好一個人，叫我瞎女怎會理你？」

公亮見她借口挑剔，覺著當日情景比初見時別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密況味，又看出虎女對他也與尋常不同，由不得心醉神搖，呆了一呆，笑答：「我先喊四妹，你不理我；以為不敢高攀，只好改呼俠女恭敬一點。如其不願這樣稱呼，喊你神仙可好？」

虎女微嗔道：「你自己居心不良，對不起人，還要怪我方沒有理你麼？依我脾氣，你既見不得我，第一次見面就說假話，不願和我一起，這樣自欺欺人，真恨不能一輩子都不理你呢！不是昨夜聽你和七弟爭論，以及每天和癡子一樣守在這裡，許多可笑的行為，我要見你的面才怪。

「我見你和我共總見面沒有多時，便編假話非回去不可，對於別人卻不這樣，每天和人家說笑遊玩，還同打獵，我還當你和那兩個惡霸妹子真好呢。要是真不理你，任你用上許多心思，也休想見我一點影子。不為看你盼望得可憐，還不會在此等候呢。你喊我時，我正想事，又恨你那日說假話騙我。

「當我外人，可見你們這些男子都不是好東西，稍微一試就試穿，還有臉怪人呢！你這樣神氣我見不慣，快坐下來我們談天。那兩個女子此時還不會來，已命虎往探，不等她來我已得信。這裡山石平坦，林木較稀，正好談天，別處光景太暗。要不談上一會，到你所居山洞後面小溪旁邊一談也好。」

公亮聽出這些日來，非但虎女常在身旁窺探，連鐵漢也曾奉命察看自己，因與二女同游，還幾乎生出誤會。本意對方神仙中人，英俠奇女，如其迷戀美色，行止不檢，非但丟人，還有許多害處，因此自行警戒，克制情慾，以免身敗名裂，無顏見人。

不料虎女竟對自己垂青，二次相見非但格外親密，口氣之中還隱蘊情思，因其天真誠樸，沒有做作，言為心聲，自然流露，比起柔雲又自不同，人品更是高潔，落落大方，沒有絲毫尋常兒女子態，更比柔雲好出十倍。彷彿明珠美玉，奇花初胎，另具一種光艷明潔、清麗出塵之致，使人由愛生敬，不起一絲雜念。看出前嫌已消，好生歡喜，便照所說，一同坐下。

山石也有丈許方圓，上面還有兩個石包，二人恰正相對。坐定之後，公亮便將預先想好的話說出，表示那日實是離山日久，急於回山，並無他意。

虎女微笑未答，只說：「我還看你不透。我那地方照例不許外人登門，除非和土人一樣，去了便須留下。暫時不讓你去，以後就在這裡相見便了。」跟著談起將來除害之事。

公亮見她非但武勇絕倫，並還長於智計，料事如神，說得極對，越發佩服，贊不絕口。虎女也極投機。二人情投意合，正談得有興頭上，鐵漢忽然跑來，說方才得信，已賊恨極虎女，今日恰巧來了幾個得力幫手，打算大舉搜山，業已起身，就要尋來。虎又趕回報警，敵騎業已出現。

依了虎女，還想等人到後，挫了敵人銳氣再走。後經公亮力勸，當時答應騎虎走去。公亮便和鐵漢隱身窺探。待不一會兒，便聽虎吼，趕往高處一看，虎女剛由西山境內飛馳而過，後面敵人大舉出動，滿山窮搜，虎聲也時近時遠。

二人不是藏避得巧，幾乎被他看出。到了下午，巴賊同賊黨才分三路退回莊去。柔雲忽然單人尋來，見面一談，才知已賊帶了七八十個徒黨和新來能手，分好幾路，耀武揚威。剛出莊口不遠，忽然兩枝弩箭迎面飛來，當頭一個新請來的好手首先落馬，旁邊一賊也受了傷。

看出箭由左側崖頂發下，無奈地方高峻，無法縱上，連忙加緊戒備，上崖搜索，後面人馬也聞警趕到。等到四面包圍，繞上崖去，還未走到，便聽側面虎吼，知已逃脫，忙又分途追去，中途虎吼又起，換了地方，只得回趕。四面搜索了大半日，再也不見蹤影，照著慣例知已逃回，空自暴跳，無計可施。

公亮聽完，想起方才所見巴賊那樣聲勢，虎女孤身一人實是可慮。當其逃過之時，剛走不久，敵人便由側面山谷中衝出，相去還不到半盞茶時。不是虎快，稍微追正一點立被迫上，越想越心寒。照此膽大，稍一疏忽便遭毒手，越想越擔心，勸又不聽，只得守在當地準備接應。

又貪和虎女相聚，越發不肯離開。東山諸俠屢次命人往請，俱都不聽，只中間勉強回去了兩次。公亮心有專注，虎女又曾囑咐不令洩漏行藏，業已答應在先，不肯對眾明言。婁、秦三俠均誤會他看中惡霸之妹，如其強勸，反倒激出別的變故，轉使孤行，雖然氣憤，無計可施。

誰也不便明勸，只得暫時不管。正準備釜底抽薪，相機勸解，以免為一女子傷了弟兄和氣，好在柔雲雖是惡霸之妹，才貌雙全，人並不惡，男女均未婚嫁，真要非此不可，也就聽之。誰也沒料到公亮心目中所愛的乃是蒙面騎虎的奇女子雲萍。

公亮因和虎女常在一起，膽也越大，二人合在一起濟困扶危，惡霸手下惡奴爪牙常時吃虧被殺，土人更是時有逃亡。巴賊雖不知公亮也是他的對頭，對於虎女仇恨更深，一面以全力隨時搜山，聞聲追逐，一面到處約請能手，準備將人擒去，慘殺泄恨不提。